



世纪文库

论灵魂与复活

[希腊] 尼萨的格列高利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论灵魂与复活

[希腊] 尼萨的格列高利 著

张新樟 译 王晓朝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灵魂与复活/[希腊]尼萨的格列高利著;张新樟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6064-9

I. 论... II. ①尼...②张... III. 古希腊罗马

哲学—研究 IV. 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036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论灵魂与复活

[希腊]尼萨的格列高利 著

张新樟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177,000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64-9/B·503

定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中译本导言 / 1

论灵魂与复活 / 26

论造人 / 89

论贞洁 / 160

中译本导言

张新樟

尼萨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Nyssa) 是卡帕多西亚三大教父 (the three Cappadocians) 之一, 《新天主教百科》的尼萨词条称他为教义神学家、灵修神学家和哲学家。^[1] 在整个教父学中, 他的思想与著作长期以来最受轻视, 但是他的重要地位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逐步得到学术界公认, 并且被认为是“卡帕多西亚教父中最强有力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神学家与哲学家”。^[2] 尽管他在教会政治方面的才能不如其兄巴西尔 (Basil), 在修辞与诗歌方面的文采不如其友那西昂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us), 但是他在思想史上, 尤其在神秘神学方面占据显要的地位, 是“第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秘神学家, 开创了东部的伪狄奥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 和马克西姆 (Maximus the Confessor) 所追随的神秘神学”。^[3]

[1]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7, p.795.

[2][3] Pier Franco Beatrice, *Introduction to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Edizioni Istituto San Gaetano, 9th edition, English Edition, 1987, p.229. (初版为意大利文, 于 1983 年出版)

一、格列高利其人

这位格列高利大约于公元 331 至 340 年间出生于卡帕多西亚上流社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恰逢背教者朱利安 (Julian the Apostate) 最后一次复辟异教。他的父亲老巴西尔是一位修辞学家, 一定传授给了他的儿女们大量的古典哲学方面的知识。格列高利对柏拉图的对话、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和波西多纽 (Posidonius) 的斯多亚主义有广泛而详细的认识。他也很熟悉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和波斐利的著作。格列高利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有特殊的兴趣; 他尽可能多地了解了当时的解剖学, 可能是在那西昂的弟弟凯撒留斯 (Caesarius) 的帮助下习得的。凯撒留斯曾经是皇帝的宫廷医生, 后来离开皇宫加入到由巴西尔与那西昂的格列高利所开创的本恩提丛林 (Pontic woods) 的修道团体中去了。巴西尔与那西昂的格列高利曾经力劝尼萨的格列高利也加入到他们的修道生活中, 但似乎没有成功。^[1]

格列高利肯定比他的兄长巴西尔更热心于非基督教的文献和知识。尽管他不如另外两位卡帕多西亚教父那样受过更多的正式教育, 但他比他们两位读了更多的哲学。他虽然自称“在逻辑方面尚未启蒙”^[2], 但是他是晚期智者的热心的学生。事实上, 格列高利是如此着迷于异教哲学, 以致在一段时间里离开了教会的侍奉而成为一名修辞学家。他对异教修辞学家的技巧与论证十分精通, 他的姐姐玛卡丽娜 (Macrina) 曾责备他过于执著于异教的智慧与道路。^[3]尽管他早年曾被任命为教会里的讲师, 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他做修女的姐姐玛卡丽娜, 但是他还

[1] Robin D. Young, *Gregory of Nyssa's Use of Theology and Science in Counstructing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Pro Ecclesia*, vol. II, no.3 (1993), p.345.

[2] L.Meridier, *L'influence de la seconde sophistique sur l'oeuvre de Gregoire de Nysse*, Paris, 1906.

[3] 见〔古罗马〕尼萨的格列高利著,《论灵魂与复活》。

是选择了传统的基督教贵族的婚姻生活。^[1]

370年,格列高利的兄长巴西尔担任了卡帕多西亚省凯撒利亚(Caesarea)的主教,他为了维护尼西亚信经,反对阿里乌派及其支持者皇帝瓦伦斯,急需值得信靠的人,就于372年任命他的弟弟格列高利为小镇尼萨的主教。376年,当地的阿里乌派以管理不善为由把格列高利从主教职位上拉了下来,然而,格列高利于378年重新回到了主教职位上,受到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巴西尔于379年去世后,格列高利开始成为教会领袖,以更大的才能承担起了巴西尔与新阿里乌派尤诺米(Eunomius)之间的争论。他参加了379年由米利修(Meletius)召集的支持尼西亚信经的安提阿会议(Synod of Antioch),并监督西勃斯特(Sebastē)新主教的选举。在381年的康斯坦丁大公会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上格列高利发挥了核心作用,为卡帕多西亚的神学与教会观念赢得了完全的胜利。^[2]此后他成为教会的权威,受皇帝西奥多修(Theodosius)之委托在本都教区(由许多省组成)执行大公会议的敕令,并为西奥多修之妻女的葬礼致辞。他担任了西奥多修的顾问这一重要角色,一直到385皇帝移居米兰,在那里,安布鲁斯(St. Ambrose)也担任了与他相类似的角色。^[3]

他在初任主教期间曾写了《论贞洁》(On Virginity)一文,向那些立志献身基督教至善生活的基督徒推荐修道的生活方式;还开始在他的

[1] 关于巴西尔与格列高利家族接受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兄弟团契”,放弃希腊化社团的转变过程,可以参看 Peter Brown, *The Body and Society: Ma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88, pp.285—304。其中有一章题为“Marriage and Mortality: Gregory of Nyssa”。尽管布隆误解了早期基督教中禁欲主义的来源,他还是很好地把握了受修道主义的兴起所影响的社会背景。

[2] 由于卡帕多西亚教父的联合行动,在整个4世纪里扰乱了东西方教会生活的阿里乌主义受到了决定性的审判,正统教义获得了胜利,一直延续到随后的世纪里。阿里乌主义只是在蛮族里面(主要是哥特人)苟存,由于阿里乌派的主教乌尔斐拉(Ulfilas)的传教,阿里乌派成为那里惟一得到许可与奉行的基督教形式。当哥特人兴起了对罗马帝国西部诸省的人侵浪潮,帝国行将瓦解的时候,阿里乌派再度重现。在两个多世纪之后它才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Pier Franco Beatrice, *Introduction to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Edizioni Istituto San Gaetano, 9th edition, English Edition, 1987, p.232。(初版为意大利文,于1983年出版)

[3] J. Danielou, A.H. Couratin and John Kent, *The Pelican Guide to Modern Theology*, Volume 2, Penguin Books, 1969.

论主的祈祷、论至福以及对诗歌题目的解释等布道文中论述基督教的灵修生活。巴西尔去世后，格列高利开始写作《反尤诺米》（*Against Eunomius*），以反驳异端对巴西尔的攻击。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论造人》（*On the Making of Man*）与《论灵魂与复活》（*On the Soul and Resurrection*），加入到基督徒关于灵魂之性质、起源、归宿以及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之中。与此同时，这些论题也在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热烈地争论着，皇帝朱利安的著作即是明证，因此格列高利还写了《反对命运》（*Against Fate*）一文，劝阻读者们不要信仰当时最流行的占星学的宿命论。作为神学家与布道者，他对某些当时甚为流行的群众性形式的崇拜，如朝圣，忍不住感到恼火，写了《论朝圣》（*On Pilgrimage*）一文尖锐地予以批评。^[1]

在4世纪70年代晚期与80年代早期，格列高利开始着迷于准修道院（*Semi-monastic*）群体马萨里安（*Messalians*）的文献。与此相关，格列高利写了《大书信》（*Great Letter*）与《五十篇灵修布道文》（*Fifty Spiritual Homilies*），这些误以为是马卡留斯（*Macarius*）所作的著作倡导一种灵修实践，以持续的祈祷、身体的节制和发自心灵深处的“感觉”为核心。在他晚年，也许是在4世纪的90年代，当他五十几岁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大书信重新写进了《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On the Christian Way of Life*）一文中。伪马卡留斯（*pseudo-Macarian*）的文献对于格列高利关于人的性质、人的知识的基础的看法有着早而持久的影响。^[2]

394年以后，格列高利因病退出了大公会事务。《布道文：雅歌》（*Homilies on the song of songs*）与《摩西生平》（*On the life of*

[1] 参照 Rastko Nladen Trbuhovcin, *A Commentary on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s "On the Making of Man"*, Micropublished by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Portland, Oregon, 1991, p.5. 并参照 Pier Franco Beatrice, *Introduction to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Edizioni Istituto San Gaetano, 9th edition, English Edition, 1987, p.229.（初版为意大利文，于1983年出版）

[2] 关于马萨里安运动（*Messalian movement*）及其与希腊语的作者，如格列高利、僧侣马可（*Mark the Monk*）等人的关系非常全面的研究，可以看 Columba Stewart, *"Working the Earth of the Heart": The Messalians Controversy in History, Texts and Language to AD431*, Oxford: 1991, 特别是其中的第70—72, 183—186, 209—210页。

Moses)可能就是写于这一时期,强调否定式(apophatic way)的神的知识,描写了持续靠近神的时候包裹灵魂的黑暗。在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语言在促进人对神的存在的知识上的无能为力。^[1]

二、格列高利在教会传统中的地位以及研究现状

格列高利在西方神学史中印象不佳,长期以来神学史只提到他作为卡帕多西亚三大教父之一在三一论教义形成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而且只是对巴西尔的继承,并没有原创性。他的理智成就一直遭到贬低,我们不清楚他的作品后来是否广为人知。奥古斯丁与托马斯主义已经在西方的理智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因而与他们大相径庭的尼萨的框架对于大多数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以后的神学家来说是基本不可接受的。直到9世纪的时候,欧里根纳(John Scotus Erigena, 810—877)用拉丁文翻译了他的著作,这位尼萨的格列高利才为西方人所认识。^[2]

东方^[3]则比西方更早地承认格列高利的天才,一直奉他为东正教传统中的伟大思想家。马克西姆称赞格列高利为“普世的教师”,并把自己的大部分思想归功于格列高利。^[4]公元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Nicea)(即第七次大公会议[Seventh Ecumenical])提到格列高利时称“每个人都称他为教父们的教父”。^[5]司各特·欧里根

[1] Robin D. Young, *Gregory of Nyssa's Use of Theology and Science in Constructing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Pro Ecclesia*, vol. II, no. 3 (1993), p. 345.

[2]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p. XXVII.

[3] 本文中所用的东方或西方是指欧洲文明中的东西方概念,最早来源于希腊化时期的东方西方的划分,东方指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希腊化世界,西方指罗马世界说拉丁语的那一半。到了西奥多修的时代,罗马帝国永久性地分成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基督教世界与此相平行也分成了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

[4] Maximus, *Opuscula et Polemica Theologica*, PG 91: 161A. 格列高利被帝国法令敕封为帝国教会的官方教师, *Codex Theodosianus* I: XVI, tit. I.1.3.

[5] Mansi, *Amplissima Collection*, Paris-Leipzig, 1902, Tom. 13.col.293.

纳 (Scotus Erigena) 作为精通希腊思想的行家, 引用尼萨的格列高利与引用奥古斯丁同样频繁。

在 20 世纪, 巴尔塔萨 (H.U.von Balthasar) 以他的诗一般的《显现与思想》引起了学术界对尼萨的注意。^[1]而他对尼萨的热情则是由维拉摩维茨教授 (Wilamowitz) 与耶格尔教授 (Werner Jaeger) 对格列高利的盛赞所点燃的。巴尔塔萨称格列高利为“基督教时代最深刻的希腊哲学家, 无与伦比的神秘家与诗人”, 说他在思想的深度上超过了奥利金与那西昂的格列高利, 他总结说:

在格列高利基督徒的超脱之中, 有着某种对于地球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天真而热心的执著, 所有人的与世间的价值赋予他的思想以年轻的气息与黎明的清新感。^[2]

巴尔塔萨所研究的三位教父是奥利金、尼萨的格列高利与马克西姆。在这三位之中, 他认为尼萨的格列高利是最深刻、也最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巴尔塔萨认为, 格列高利的卓越之处在于:

他能够不露痕迹地把宗教经验翻译成概念的表述, 由于这种精神, 清楚明晰的思想从里面透露出来, 成为一种神秘生活。如果说希波的主教[指奥古斯丁]给我们以启示与喜悦, 那是因为他的诗一样的飘逸, 而不是因为思想的清晰让我们上升到如此高度。格列高利的吸引力在于“体系”与宗教成就之间以及观念与剧本之间的完美和谐。^[3]

[1] Hans Urs von Balthasar, *Presence and Thought — An essay on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Gregory of Nyssa*, Ignatius Press, San Francisco, 1995. 法文原著: *Presence et pensee — 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religieuse de Gregoire de Nysse*, Beauchesne Editeur, Paris, 1988. 法文第一版为 Paris, 1942.

[2]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p.16.

[3] 同上书, 第 15—16 页。

他不像他的老师奥利金那样光彩夺目与著作众多,也不如他的朋友那西昂的格列高利有学养,也不如他的兄长巴西尔有实践智慧,然而他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超越了所有这些人,因为他比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如何把古希腊的精神遗产的内在观念移植到基督教的模式之中。^[1]

红衣主教丹尼罗 (J.Danielou) 是我们时代第一位更为平衡地研究格列高利的西方人,他一开始称他为“希腊人当中最伟大的神秘家”^[2],又说:

卡帕多西亚的第三位伟大人物是巴西尔的弟弟尼萨的格列高利,他继承了其兄的主要倾向,但是给予它们无与伦比的神学与灵修的深度。他的著作曾一度被忽视,但在最近的 30 年来成为新的热点。^[3]

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给予尼萨的格列高利以应有的敬重,他的著作与思想一直受到忽视,巴尔塔萨在着手研究尼萨的格列高利时说:

只有极少的人阅读过并知道尼萨的格列高利,他们谨慎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也出现了少量极其严谨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德国。在这里或那里有零星地有提到他的地方,他的《大教义问答》也译成了法文。严格地说,他的著作是整个教父时代中最受忽视的。谁能

[1]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第 15 页。

[2] *Platonisme et Theologie Mystique*,转引自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p.XXVII.

[3] J.Danielou, A.H.Couratin and John Kent, *The Pelican Guide to Modern Theology*, Volume 2, Penguin Books, 1969, p.99.

想得到我们要在如此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之下找出基督教时代最深刻的哲学家、神秘家与无与伦比的诗人呢？^[1]

也许是因为有些学者力图把他放入到奥古斯丁主义、托马斯·阿奎那主义与改革宗的范畴之中，但发现并不适合。^[2]另外有些人则把他贬为非原创性的柏拉图主义者，在巴尔塔萨之前出现的有关尼萨的研究者都把他当作是二流思想家，这些研究者尤其注意到了他所受到的影响，因此不足为奇，他的哲学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是先存思想的混杂拼凑，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柏拉图主义与斯多亚主义可以解释他的人类学，奥利金主义与伊里奈乌主义可以解释他的原罪的观念，最后，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可以解释他的神秘异象的观念。但是这些评论通常是由对基督教神学并不感兴趣的文献学家作出的，并且大多是依据文风来对他进行论断。格列高利既不像他的哥哥巴西尔那样是一位有文采的作者，也不像他的同事那西昂的格列高利那样是一位诗人。这些学者中有一些在他们写作的时代缺乏格列高利著作的合适的精校版本。

但是自巴尔塔萨与丹尼罗引介尼萨的格列高利以来，尼萨的格列高利成为教父学中的新热点，他在教会传统中的地位也逐步有了新的评价。如，《新天主教百科》中的词条是这样评价格列高利的：“格列高利没有被列于希腊教会四大‘大公教会’博士（巴西尔，那西昂的格列高利，克里索斯顿，阿他那修）之中。这可能是因为他是希腊教父中最具思辨性的一位，对希腊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专注于奥利金主义的传统。结果，他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性的神学，其中的许多立场不被后来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接受。他的神学滋养了中世纪源于欧里根纳的始

[1]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p.15.

[2] *Platonisme et Theologie Mystique*, 转引自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第 XXVII 页。

终处于正统边缘的一个传统。但是从严格的教义立场来说,除了一两个无关紧要的观点之外,他确实是‘正统的支柱’。……格列高利的《论造人》在10世纪被欧里根纳译成拉丁文,与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希腊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潮流,与源于波爱修与奥古斯丁的传统相平衡”。^[1]又如,威孙(Alcuin A. Weiswurm)认为,格列高利的知识理论是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是教父思想进步的标志:“格列高利的知识理论,其历史重要性来自于它与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决裂这一事实,感觉(senses)被恢复到了认识过程中的适当位置……它虽然在许多方面还很粗糙、模糊,另有一些含混的地方,但是它应该被认为是迈向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伟大综合的踉踉跄跄的一步,这一综合到了托马斯·阿奎那手中达到完善。”^[2]

德国的穆恩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uenster)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尼萨的格列高利的研究所。耶格尔在去世之前也曾在哈佛集中了一支学术队伍,专门编辑尼萨的格列高利著作的新版本,这套新版本乃是当代学术界的一座丰碑。^[3]到现在为止,欧洲与美国至少有三种尼萨的格列高利的著作的对照本正在准备之中。^[4]国际尼萨的格列高利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regory of Nyssa)也已经成立,把正在从事尼萨的格列高利的研究的西方学者联合起来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尼萨的格列高利的二手资料是堆积如山。^[5]格列高利在当今的教父研究中是一位更为热门的人物,这并非出于偶然。这表现了一位过久地遭到忽视与低估的伟人的重新发现。^[6]

[1]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7, 第794—795页。

[2] Alcuin A. Weiswurm, *The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According to St. Gregory of Nyssa*, Washington, DC, 1952, p.225.

[3] J. Danielou, A.H. Couratin and John Kent, *The Pelican Guide to Modern Theology*, Volume 2, Penguin Books, 1969, p.27.

[4] 最近的尼萨的格列高利书信的权威版本是 Maraval, Gregoire de Nyssa: *Lettres*, Paris, 1990.

[5] 可以参看 Margarete Altenburger & Friedhelm Mann, eds., *Bibliographie zu Gregor von Nyssa: Editionen, Übersetzungen, Literatur*, Leiden, 1988.

[6] Pier Franco Beatrice, *Introduction to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Edizioni Istituto San Gaetano, 9th edition, English Edition, 1987, p.232. (初版为意大利文,于1983年出版)

三、人类学的结构性视野

人类学是尼萨的格列高利思想的内核。他的洋溢着人世关怀的神秘神学、科学以及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的方法、寓义释经法等等，都在探究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把握他的人类学乃是把握他的思想的关键。^[1]格列高利的人类学集中于人的两个基本关系——一方面是人与他的存在之源泉及基础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置身于其中的受造世界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尼萨的格列高利的人类学中是不可分割的，构成了尼萨的格列高利人类学的结构性视野。

格列高利的人类学把人置于超越的神与有限的世界这两极之间的中介位置，认为人的本质是神的形象，是神在时空世界中的呈现，人类的使命是要在时空中走向完善，从而真正成为神的形象，即神在创造物中的可见存在。保罗斯·玛·格列高利 (Paulos Mar Gregorios) 认为格列高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人当作是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真正中介。^[2]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只是尚未被东西方的教会所充分理解。基督把完全的人类重新集合在自己里面，从而成为神与世界之间的合适的中介，这是人类的真正职责，并且人类是在基督里面去完成这一职责。格列高利关于神一人一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分述如下：

首先，在神与世界的关系上，格列高利树立了一个完全超越于世界的神的观念，神的本质是无限，神与创造物之间的分别是根本性的。^[3]格列高利坚决反对尤诺米把来自于创造物的概念与名字用到神的身上，

[1] 关于格列高利人类学的二手研究资料有：David L. Blank, "The Etymology of Salvation in Gregory of Nyssa's *De Virginitat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N.S.37, 1986, pp. 79—90. G. B. Ladner,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Saint Gregory of Nyssa", *Dumbarton Oaks Papers* 12, Washington, 1958. J. Danielou (introdu.), Herbert Musurillo (tran.), *From Glory to Glory: Text from Gregory of Nyssa's Mystical Writings*, New York, 1961, p. 350.

[2]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 — the Theology of St. Gregory of Nyssa*, paragon House, NY, 1988, p. 227.

[3] 丹尼罗认为格列高利是第一位充分地作如此限定的人。

格列高利认为，超越于时空之外的神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的概念性知识局限于时空范围，不能用我们的时空性的语言来描述超越时空者。我们的概念、语言、逻辑适用于描写时空造物之内的事物，但不能用于精确描写造物与超越时空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自欺地认为有何种描述，包括格列高利本人的描述，能够完全并且准确地再现这种始终逃脱我们的概念与语言把握的关系。时空这个概念本身指示出了一种鸿沟，创造者与造物之间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时空概念，用于描写两者之间关系时本质上是不清晰的。

其次，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上，格列高利肯定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连续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世界都是受造的，两者都依赖于神的意志才能维持存在，两者都在时空中，两者都运动于开端与目标之间，都是会变化的、非永恒的；二是物质、有机体生命与人的生活之间有着基本的连续性，是由神的创造性能量把物质带入到存在之中，也是这同一种能量把植物、动物、人相继带入到存在之中。格列高利在《论造人》中很强烈地肯定了这一点。人是最后创造出来，把所有低级形式的灵魂都包含在自身之内，因而它包括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与理性灵魂。就人是物质与理性之间的相互冥合而言，人事实上是高于天使的存在。“自然按一定的秩序上升而进于完美”，其最终的进化形式就是人类，把自然在上升过程中所经历的低级形式集于一身。因此人与世界之间的基本连续性并不只是在于它们都是由四种元素构成，更在于人能够成为宇宙最高级的进化集合中心。

人与世界之间也存在着不连续性，连续性与不连续性是同时并存的。格列高利认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存在于人是神的形象这一事实。人的存在的意义仅仅用进化论的人类学解释是不够的，虽然进化是他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意义不仅仅来自于他在自身中集合了所有低级生命的形式。人的真正本质只是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格列高利是沿着整个教父传统主张人是生下来作宇宙之王的第一人。格列高利在《论造人》中一开始就说万物的创造乃是为了